

政府山系列：陳雲政治美學之旅

港島中環，一直是商業密集的地段，然而在這繁囂的裡面，似乎藏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建築群，這裡見證著香港歷年以來的發展歷史，似乎成為了香港的標記，人們在這裡進行各種公眾活動，教堂、法院、政府總部、動植物公園、禮賓府等，公眾活動與行政活動密不可分，交匯在這個山丘之上。眼前的景象，看來像訴說著一份願景，政府的運作本來就是任由市民參與，甚至融為一體，越不明顯的政府、越接近市民的政府，才是以民為本的政府。可惜，這裡已被規劃作商業大廈，並出售予私人發展商，這是否明確表明，香港的施政核心，亦已經為地產霸權所壟斷？

陳雲在民政局局長辦公室裡工作了五年，陪同政府山經歷了零二年至零七年間的故事，反廿三條立法五十萬人走上街頭，SARS期間防疫工作的緊急節奏，對這個地方頗為熟悉，也在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份感情。這次帶領導賞團，從政治美學的角度，一看這建築群所滲透出來的政治隱喻。

為服務市民而存在的建築

陳雲形容，政府山西座的入口，是市民最容易接觸的區域，這裡在五十年代末建成，故意採用一種樸素的建築特色，這跟其他地方的政府建築不大相同，那些建築為了營造皇族和權貴色彩，往往都會在外層鋪上麻石、花崗石和紅砂岩。但在政府山，雖然當時港英政府財政盈餘較多，亦會克制自己的建築費用，以樸素親民為主要設計，不會予人官威的感覺。而且因為這是香港的管治中心，設計上讓一般市民可以隨意進入，在過往，市民無論是出於甚麼原因在門外逗留，都沒有保安會走來干預，即使職員進出大樓，亦只是用樣貌判別，連職員證都用不著，在這裡上班，感覺好像只是去了水務局那樣。但自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以後，這裡的保安明顯嚴密，在門口需要拍卡來辨認身分，亦加裝了轉閘機等限制措施。

陳雲接續指出，從建築特色上，西座反映了當年管治的政府，純粹是為服務市民而存在，營造一種讓市民可以隨便進去的氣氛。這亦顯示了政府獲得民意的認同，所以才會採取這種建築和管治風格。這是非常寶貴的歷史建築，倘若一個政府仍未走向民主的時候，保留這種建築便表示了政府願意肩負民主開放管治的承諾，直至到真正憲政民主開花結果。可惜我們的政府仍未是民主政府，故此如果將這裡的政府機構搬往添馬艦，採用怪獸式的大門建築，讓這裡變成商業大廈，整個民主時代的承諾便從建築外觀上消失了。



圖二：建築背後的隱喻

細緻的建築政治美學信息

六十年代末，政府建築物多是現代主義的簡樸氣息，建築外圍的石牆則是採自本土的花崗岩，用上人手鑿成、未經打磨的岩石，代表政府建築在石頭之上，有著穩固、可靠的意思。在另一邊廂，這種選用大自然的方式，從政治美學看來，予人一種合乎人性和自然力量的權威，是深諳政治之道的表現。

中區政府合署西座，門外的名字牌，字體上故意採用一種秀麗字體，特別是中文漢字，是一種介乎楷書和隸書之間的結合，將官方特色的楷書，用隸書來柔化了，而英文方面亦都一樣，用了秀麗而不花巧的藝術字去演繹，這顯示了當年殖民地政府對自己形像的細心呈現，在無形無相之中帶出管治信息：隱退自己的權威，同時亦保留最低限度的干預。現在的政府卻只懂得大鑼大鼓，以大型活動、慶祝晚會、用高壓言辭來突顯自己的角色，這種政治美學，是現時政府所不能理解的。



圖三：滿載人情味的山徑小路

昔日政府山

談起在政府山的日常生活，陳雲想起位於七樓的飯堂。這裡的飯堂是很樸素的平民飯堂，在未有開門以前，普羅大眾都可以進去用膳，但現在連議員辦事處的職員都會被拒，只容許在那裡上班的職員才能夠享用。回想起在飯堂的日子，陳雲記憶尤深的是當時特首辦主任林煥光，他會經常到飯堂用膳，和陳雲、梁國雄、李卓仁等一樣，吃最廉價的「碟頭飯」，雖然彼此不會聊天，但當中感受到互相尊重的默契。其他官員在午膳時間都會由秘書安排飯局，在中座坐政府車或私家車到不同地方吃飯，而飯局都是用公帑或別人請客支付的，頗為奢華。陳雲在飯後會沿著山徑散步，平常日子會在路上看見示威的市民，例如爭取居港權運動每兩個月便會到來示威一次。這條路徑也讓他看見了一些民間疾苦，當深夜下班的時候，有時會見到部份一晚當兩更的清潔工，在兩更中間爭取小休的時間，躺在那裡休息，身邊放著掃帚和手推車等清潔工具，令人憐惜。

那裡的山坡一直沒有人打理，在建築物與建築物中間留有一些綠帶，讓當中的動物能夠穿插生活，好像松鼠和鸚鵡便曾經在這一綠帶出現過。而且在通往政府山的小徑上，有不少通道連接附近大街或商業大廈的通道，表示這個地方歡迎市民隨意進出，不會好像要特別孤立自己那樣，抱著禁止途人出入的姿態。